



围猎“数字肥羊”

的渗透率已达 51.8%：有 71.7% 的年轻人把 AI 当成提效工具，更有 16.5% 的年轻人把其当成求慰藉的“亲密他者”，高达 13.5% 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向 AI 倾诉心事，这一比例甚至超过父母亲人。

学生离不开 AI 的同时，AI 公司也在积极拥抱高校。

OpenAI 和 Google 在期末季向大学生免费开放 Pro 版本；国内高校也纷纷围绕 AI 展开系统化布局，比如今年初复旦大学正式上线 AIBA 教育共创平台，同步发布《复旦大学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指引 1.0 版》，成为全国高校中首次将 AI 教育理念系统落地、支持师生共创的尝试。

“高校中，AI 已成为学生的基础工具，用于文献及信息搜集与整理、代码调试、文案润色、初步研究构思等方面。我感觉绝大多数学生能熟练使用，但使用的程度或者效果分化严重。”不过崔丽丽也观察到，大部分学生停留在“提问题—得答案”的层面，只有少数优秀者能进行“多轮追问、交叉验证、指令微调”的深度交互。

这也是大众对于 AI 广泛应用作为担忧的一点，将思考的过程外包给 AI，会令青年学子陷入对知识的“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”。

这并非危言耸听，荷兰的一位大学教授表示，近年来她明显观察到学生能力滑坡，有些学生已难以独立完成论文或深度文章的撰写。

清华大学的研究显示，使用 AI 学伴的学生在初期课后测试中表现优于未使用者，但两到三周后，这一优势发生逆转，AI 使用者的得分反落后于对照组。

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

体实验室的另一项研究则通过脑科学研究揭示了 AI 辅助写作对大脑活动的影响——依赖 ChatGPT 完成写作任务的学生大脑活跃度明显降低。有人将这种行为精准地描述为：人去了健身房，然后让机器人替你举铁。

在崔丽丽看来：“如果学生依赖 AI 给思路的，不作任何反思、质疑、验证，那势必影响独立思考能力。年轻人应当明确 AI 是辅助思考的‘协作者’，决策与责任的主体永远是人。”她认为，对 AI 给出的关键信息、结论和代码，必须通过权威信源、实践、逻辑推理进行交叉验证。最重要的是应用过程中的法律与道德伦理风险规避，比如保护原创与隐私，严禁剽窃，谨慎输入敏感信息，做必要的脱敏处理等。

2025 年起，部分高校已对毕业论文实行重复率 +AIGC 重复率双查重制度。

设置“数字年龄”红线？

青少年沉迷社交媒体和 AI 的问题是全球化的，目前，

将思考的过程外包给 AI，会令青年学子陷入对知识的“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”。

